歷史與空間

■文：盧一心

國畫之國

中國畫，簡稱「國畫」。在古代，沒有「國畫」之說，古代繪畫常用朱紅色、青色，故稱之為「丹青」。古代畫工通常被稱為「丹青師傅」。中國畫之說，始於明末時期，隨着外國傳教士將「西洋畫」帶到中國後，與本土「丹青」形成對比，於是就有「吾國畫」、「中國之畫」、「中國畫」之說。之後，中國畫被簡稱「國畫」。然而，中國畫真正被稱為「國畫」，應該始於1919年中國的新文化運動。當時的北京，思想界氛圍活躍，許多「中國有，外國沒有」的東西，被創造性地與「國」字聯繫在一起。什麼國樂、國醫、國菜、國畫等相繼問世，應運而生。1925年，廣東癸亥合作社改稱國畫研究會，旨在「研究國畫，振興美術 」，1926年，蘇州成立「國畫學社」等，足以證明。

然而，追本溯源，真正的「國畫」應起源於伏羲畫卦、倉頡造字，或來自更早之前的各種圖騰，包括由心理崇拜乃至敬畏所產生的幻象。舊石器時代，藍田猿人、北京猿人，以及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、大汶口文化等留下來的許多器皿已經證明。此後，各時期的陶器及陶器上的各種圖案應該就是最原始的「國畫」，圖案上互相追逐的魚，跳躍的鹿等，想像豐富，栩栩如生。青銅器物上的裝飾畫，表現方法更為豐富，堪稱一絕，有人物、風景、場面等，如宴樂、射禮、表祭等，極富社會意義和審美價值。之後的禪宗，將「國畫」表現得更加富有哲學意境，所謂文人畫就是在這種環境下逐步形成的。《容台別集．畫旨》道：「禪家有南北二宗，唐時始分；畫之南北二宗，亦唐時分也。」可見，中國畫和禪宗關係密切。

中國畫流派紛呈，似乎也成歷史必然。別的暫不說，且以花鳥畫為例——

五代時期，中國花鳥畫就分為「黃派」和「徐派」兩大流派。「黃派」即「黃筌畫派」。 黃筌善於技巧，繼承前人輕勾濃色的技法又獨標高格，深得統治階層喜愛。黃筌為宮廷畫家，亦即所謂御用畫家，其善寫宮苑中的奇花怪石、珍禽瑞鳥，勾勒精細，設色濃麗，不露墨痕，所謂「諸黃畫花，妙在賦色」（沈括），畫成逼肖其生，故有「黃家富貴」之稱。「徐派」即「徐家野逸」，同屬五代花鳥畫兩大流派之一，然其代表畫家為南唐的徐熙。徐氏為金陵（今江蘇南京）人，雖江南一布衣，但志節高尚，放達不羈，多狀江湖，所繪的汀花野竹、小鳥淵魚、草木蟲獸，皆妙入造化。所作花木禽鳥，形骨輕秀，樸素自然，清新淡雅，獨創「落墨法」。他的作品注重墨骨勾勒，淡施色彩，流露瀟灑的風格，故後人以「徐熙野逸」稱之。黃徐兩派對後世影響甚大，故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，此二人堪稱中國花鳥畫鼻祖。

不過，應該說中國畫從一開始就自成體系，之後才漸變。這一點可以從人文和地理環境進行論證。關於人文方面，上述已經作了簡單介紹，就是中國畫歷史源遠流長，有着最原始的創作衝動和本能。地理環境方面，則相對封閉，北有草原，南有高山，東臨大海，西接沙漠，且「以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為中心發展起來的華夏文明，在長期與邊疆地區少數民族文化相並存的文化結構中，一般處於先進地位，形成一種根深蒂固的優越意識」，以「中」自居，過着接近於與世隔絕的生活，淡泊寧靜，節奏緩慢，故養成並追求一種審美情趣。直至晚清，傳統中國畫柔靡畫風，開始受到革新派質疑，並進行改革。於是，出現了一批個性強烈、不拘宗派、多以賣畫為生的畫家，如「四僧」、新安諸家、揚州八怪、海派等，這些畫家追求自我，嚮往自由表現，特別是晚清畫壇海派的繁興，為中國畫開創了新畫風。

其實，自古以來「詩畫同源」，「詩中有畫」、「畫中有詩」才是中國畫成為「國畫」的最主要因素。中國古代、近代，乃至現當代的著名國畫家，無一例外都有很深厚的中國古典文學修養，甚至集文學家、畫家於一身。蘇東坡詩詞享譽古今，山水畫也獨步北宋；唐伯虎因畫名聞大江南北，也以詩名博得才子美譽；徐渭畫風奇特，底蘊深厚，氣勢非凡，被時人稱為「畫壇怪才」，其戲曲創作名聞於世；近代齊白石、徐悲鴻、林風眠、黃賓虹，還有現當代的李可染、潘天壽、黃胄等，其身上無不閃耀着極深厚的中國古典文學光芒。由此可以看出，要想學會創作和欣賞中國畫，就必須掌握並懂得中國傳統文化，尤其是古典文學。歷史證明，歷代尤其是元代以來，幾乎所有的大畫家都能詩，如八大山人、鄭板橋、徐渭等。

所以說，中國畫本質上應該就是文人畫。也就是說，從某種意義上講，是歷代文人把

■齊白石作品。 網上圖片

中國畫傳下來並發揚光大。近代著名畫家陳衡恪說，「文人畫有四個要素：人品、學問、才情和思想，具此四者，乃能完善。」中唐王維將機理禪趣引入詩畫，在詩歌和書畫創作上極力講求空靈，其思想一直影響到近現代許多著名的詩文作家和書畫家。難怪從當年日本留學歸來後曾出任北平女師、美專校長的姚茫父在《中國文人畫之研究．序》中會這樣評價：「唐王右丞（王維）援詩入畫，然後趣由筆生，法隨意轉，言不必宮商而邱山皆韻，義不必比興而草木成吟。」中國畫還講究「道法自然，物我合一」的創作方法，而這正是受莊子思想的影響。蘇東坡說「余嘗論畫，以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；至於心石竹木，水波煙雲，雖無常形，而有常理。常形之失，人皆知之，常理之不當，雖曉畫者有不知。」這又是另一種境界。說出了中國文人畫家心中的禪學和哲思，此乃大境界也。

而要做到這一點，國學根基最為關鍵。當然，中國畫分為人物、花鳥、山水、瓜果、蟲魚、走獸等幾大類，但無論如何劃分，中國畫的特點和審美情趣以及價值取向是一樣的。總之，中國畫重在「國」字，只有讀懂「國」字才會解中國畫，也才能看出審美情趣和價值所在。而要讀懂「國」字就離不開中國傳統文化，尤其是古典文學以及各方面修養，基於此，個人淺見，中國畫應回歸文人情懷，這樣才能更能體現國畫之國之韻味和精髓。沒有文化的中國畫就缺少精神和力量，審美情趣也會寡淡許多。

生活點滴

■文： 吳翼民

惠山油酥二泉茶

落籍於風景旅遊城市利弊互摻，譬如我在無錫，天長日久享受着山青水秀，但也為這山水景物所累，——近年來因着斯地旅遊資源的大開發，風景名勝愈來愈多，愈來愈迷人，遂有親戚朋友紛紛慕名而來，於是我得陪遊（買門票）、我得留宿、我得請飯……並非我小器，但日積月累也蠻可觀，好比當年我從插隊落戶的鄉下抽調到縣城裡工作，鄉下的老鄉凡進縣城都會到我這裡盤桓，我便得留飯，哪怕是請客一碗陽春麵，以一人之主，應付眾多之客，天長日久下來那開銷也是蠻可觀的。但這是人情，怠慢不得，遂硬着頭皮扛吧。現在在風景旅遊城市無錫，來訪的親朋好友也蠻多，我也得好生招待吧，久而久之我摸索到了幾款既不失面子又很實惠的待客之道，其中最得意的就是泡二泉茶吃惠山油酥。

我的親友年長者多、文人多，因此喜歡自然景物和人文景觀的也多，我陪他們必遊的所在即是市內的錫惠二山風景區，（包括惠山古鎮）這兩座山就在市區，安步當車可抵，這裡山幽林深、澗白泉清、遍是古蹟，門票也不貴，如果是退休的客人，還能免票。在這裡宜步宜坐、宜聽宜看，步坐聽看中盡得野趣古意，興濃時或登高以臨風、或泛舟以濯水，興盡了意闌了，到天下第二泉泡壺茶，買幾隻熱爐油酥餅，足以再盤桓上個半天辰光。

二泉泡茶，其茶焉能不美？儘管時下的二泉早非曩昔茶聖陸羽品定之二泉，也沒了蘇髯「獨攜天上小團月，來試人間第二泉」的韻致，少了乾隆品嚐了竹爐煮就的二泉茶後「有風生兩腋之致」、「俄傾骨已仙」的感覺，自然也沒了幾十年前瞎子阿炳臨月調琴的「風雅」，但它處在層巒疊翠之下畢竟不俗，況且元代趙孟頫和清代王澍筆跡刻印尚存，那兩款各具神韻「天下第二泉」書法獨步古今，看到它們，你心中就清泉流淌，就算壺中的茶是自來水沏的，你在品味中也會清冽如泉。

茶吃了二開了，臟腑被漱得清爽，這時芝麻油酥的香味縷縷襲來，——哦，茶客們次第在享用惠山油酥了。本來餅舖緊貼茶室，烘餅的香味氤氳不散，現在相距百米之地，仍很方便，隨到隨買，托着燙手，須稍待片刻再可受用，不過你仍得當心，不然一口咬下，餅內的湯汁流將出來會燙了你的嘴唇下巴、沾了你的衣襟，自然，由於是重油酥，你還得雙手捧着受用，以免脆皮酥屑掉地餵了螞蟻。許多年前我偕母同遊，在享用油酥時她老人家經驗豐富，在桌上鋪一方乾淨手帕，遂點滴不糟蹋也。當時我小有難堪，過後想想，老人家老傳統還是很金貴的。

惠山油酥既是茶食又是點心，佐茶極佳。那油酥有熱爐餅和乾點心兩種，堂吃者當選熱爐餅，攜帶回家的宜購乾點心類。乾點心的惠山油酥有許多品種，如「開口笑」和「金剛肚臍」等，皆為有傳說有情趣的點心。說的是清朝初年惠山寺的住持惠性法師善於製作惠山油酥，遠近聞名。每天清晨他都要在寺院裡巡視一周，給大雄寶殿、天王殿、觀音殿等焚香上供。這一天黎明，他端着供品來到天王殿，先給坐在正中的阿彌陀佛焚香上供，把新鮮的小油酥餅恭恭敬敬擺上佛龕，看到阿彌陀佛一如既往開口微笑。靈感襲來，心想，天天給阿彌陀佛上供小油酥餅，他老人家笑得特別開心，何不給這小油酥餅起名叫「開口笑」呢？哦，對了，就叫「開口笑」，多喜興多吉祥的名兒啊。他自言自語着，發現，阿彌陀佛笑得更加開心啦。他轉過身子給四大金剛焚香上供，卻見這四大金剛怒目而視的神態，尋思四大金剛是護法神，得罪不得，他們胃口大，就給大點兒的惠山油酥吧，於是就把大油酥放置到了神龕上，也正是湊巧，其中一個油酥滾到了金剛的腳下，他俯身去撿，抬頭間眼睛與金剛的肚臍眼兒劈面相對，他恍然發現，金剛的肚臍跟自己手中的油酥竟然活脫活像，便一陣驚喜，脫口而出：「惠山油酥——金剛肚臍！」這一聲喊，就把惠山油酥——「金剛肚臍」叫出了名兒。

品二泉茶，嚐惠山油酥應是休閒享受的一大絕配。如果想地道些不妨再加上一碗惠山豆腐花（豆腐腦），很精美可口，潔白絕嫩的豆腐腦上綴上紫菜蝦米葱花辣油和醬油，色香味一應俱全。這些小吃花銷卻絕對低廉，不算茶資，豆腐花五元一碗，那油酥，每隻至今售大洋二元五角。

文藝天地

詩情畫意

趙素仲作品——詩畫人生（十五）

晴天雨天尋常現
爛漫彩霞不易見
暘谷開始莫停步
人生自有好時年

癸巳早春
素仲並書

老子：暘谷，太陽升起之處。

很流行一種說法：「人生要活好下半場。」但我想，人生的上半場如踢得不好，輸得七零八落。那麼何來好的下半場呢？還是從一開始就要做好，然後才有好的人生。

作者簡介： 趙素仲是香港畫壇奇才趙是旦的女兒，早年曾從事廣告創作、報刊專欄作者，撰寫家庭食譜、健康食療等文章。著作有：《中藥趣談》、《食療百味》、《樂在廚中》、《我的食譜》、《燕窩》、《燕窩趣談》等等。趙女士60歲離開工作崗位後，才開始習畫練字。

2012年7月出版《拾花時候》卷一、卷二。

2012年9月在香港佛光緣美術館舉辦首次個人畫展——《拾花時候》趙素仲作品展。

心靈驛站

■文： 陸蘇

麻 球

有時候，一樣食物給人留下的記憶，遠比一頓暴打更深刻，更烙入骨髓。

對小素而言，不能對她提一種叫做麻球的小吃。金黃黃的，包了紅糖餡、滾了白芝麻、入了油鍋炸的糯米點心。

童年時，家境清寒。三間外面大雨、裡面小雨的草房，三棵李樹、兩株桃樹和屋後的一片竹子，就是家裡的全部不動產了。好在那時也沒過過好日子，並不覺得有多苦。

爸爸出門做工去了，小素和哥哥、弟弟跟着媽媽、奶奶在家務農。村裡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，和莊稼相依為命。汗流進土裡，飯盛在碗裡，日子過得簡單而寂靜。只是，媽媽一個人的勞作對一個家庭的生存來說，幾乎就是螳臂當車，餓肚子是經常的事。

一天午後，村裡給在田間割稻的人每人發了一個麻球，這在當時是極為奢侈的享受了。別人領了麻球都就勢到田邊坐下，邊吃邊歇歇力，媽媽拿到麻球後卻以不餓的理由用報紙包了急急揣入懷中。

傍晚，當媽媽小跑着回到家，獻寶似地把那個珍貴的麻球展示在全家人的面前時，卻沒有等來預想中的歡呼，誰都沒有說話，惟有麻球的香迅速瀰漫了整間堂屋，那個香啊，要人命的香。媽媽突然意識到，這一個小孩拳頭那麼點大的麻球五個人怎麼吃呢？似乎堅強得什麼都難不倒的媽媽突然崩潰大哭……

那個麻球是在一家五口人的抱頭痛哭中，奶奶拿菜刀切成了五小塊，大家就着淚水分吃了。那麻球的香甜和媽媽泣不成聲的辛酸，成了小素心裡永遠不能忘懷的痛。那天，她在心裡暗暗發誓，將來自己如果賺了錢，第一件事就是給家裡人買一大筐的麻球，讓媽媽再不用為了如何讓全家人分吃一個麻球而糾結，而傷懷。

多年後，小素在城裡賺到了第一份工資，除了留下吃飯的錢，她真的全部買成了麻球，拿竹筐裝着，一路換乘長途汽車風塵僕僕地送回了家，雖然那時家裡的境況已好多了。那天，全家圍着一筐麻球又哭了，不過，這回是因為高興。

即使現在什麼都吃得起了，即使已隨時買得起幾個車皮的麻球了，小素依然不能笑談麻球往事，一說起仍會哽咽。而讓媽媽高興，讓親人幸福，也成了她一生追求的理想。

麻球很小，歲月很大。歲月都滾過去了，麻球卻留下了。

如同，斷腕之痛容易忘卻，針尖似的痛，卻可能會跟隨一生。

而有過痛，才會懂得生活，才會珍惜不痛和學會感恩。

■麻球 網上圖片

來鴻

■文：翁秀美

那時雪

雪是冬的寵兒，天生麗質，溫潤如玉。雪的一個謎面是：雨餘山色渾如睡。但雪和雨不同，雨過處，萬物精神，雪落時，大地夢酣。雨如詩，無論細如花針，還是粗如鞭繩，總是排列整齊，垂直而下；雪則如詞之長短句，不規則地，悠閒地旋轉飄舞。雨敲簷、敲窗、滴落樹葉的聲音，淒清空靈；雪，則是舞得輕盈，落地無聲，優雅飄逸。

若有風，隨風旋轉的雪花，也轉得有姿有態。風雪，是產生詩思的感發之機，古人有所謂「詩思在灞橋風雪驢子上」，明吳偉有《灞橋風雪圖》：一老者在風雪中騎驢過橋，低頭沉思，二僕隨其後，風雪漫漫，寒氣透出畫外。相傳李清照在建康時，每逢下雪便與丈夫趙明誠外出覓詩，每得佳句，輒邀明誠賡和（《宋詩紀事》卷八十七），而趙明誠怯於詩歌功力，往往難以匹敵。

適值「小雪」節氣，聞北方下暴雪，有感於南北兩重天。來南方多年，與雪也別了多年，雪花紛飛的場景依然清晰。雪是否記得，當年那個頂着風雪走在鄉村小路上的我？曾經與雪年年相見的手上凍瘡雖已在溫暖的氣候裡終結，但疤痕仍在，提示着，我的生命裡確有過凜冽的寒冬，漫天的白雪。

雪下呈祥瑞。雪的到來，把村莊變作童話世界：天地純一色，群山盡白頭，滿眼玉樹瓊枝，田野暖被新衣。王維說，「灑空深巷靜，積素廣庭寬」。紛紛揚揚的雪，不擇地而來，山野，庭園，石橋，草垛，溝溝坎坎，覆了世間一切。飄飄灑灑的小精靈們，撲在頭髮上，衣襟上，每每「拂了一身還滿」。而當雪厚量多，所覆物體難承其重時，會一大片一大片撲簌簌地往下掉。白居易有《夜雪》詩：「夜深知雪重，時聞折竹聲。」詩人於寂靜冬夜，聽雪壓竹枝聲，可見雪勢之大，積雪之深。

雪，柔似絮，堅如石，雪花落在掌中，暖和綿軟；擰成團後的雪球又砸得人生疼。雪任我和我的小夥伴們奔跑踩踏，盡情遊戲，有被推倒在雪上的，乾脆躺下，看厚地高天，四野皆白。頭歪過去，雪頑皮親切地貼住臉頰，夕陽中雪孩子的微笑，與飛舞的雪花一起，落進黃昏，落進我的童年——也是雪的童年。

雪的生命，從凝結到落地到消失，也許很

■雪為梅披上純白輕紗。 網上圖片

長，也許一瞬。若有冒失的小子將水直接潑向雪中，那一溜的雪無地躲避，便接着，瑩白的身體頃刻成了水。雪雖白，也易污染。常見細枝柴草，煤灰雜物，落到雪上，雪便沉下去，或輕輕抱住，或讓出位置。雪覆蓋了萬物，也承載了萬物。夜來時，雪安靜地依着院門，籠着屋瓦，那般的圓潤溫厚，望着踏實。誰家的門咿啞開了一扇，燈光忙不迭溜出來看雪，雪一興奮，就成彩色的了。窗外有人走過，噗哧的踩雪聲，驚醒了狗，不耐煩地叫幾聲後睡去。村人在寂靜寒冷中早早地縮進被窩，漫漫長夜，夢也如厚雪般沉實安穩。

寒冷冬日，百花凋零，仍有青松翠竹傲雪迎風，更有凌寒怒放的梅花，「開時似雪，謝時似雪」，無數的粉紅，深紅，淡黃，在雪中若隱若現。雪對梅甚為憐愛，為每朵花披上一領純白輕紗，覆着花心，偎着花瓣，卻掩不住梅的俏麗風采與骨中香氣自雪裡絲絲滲透出來，雪贈梅三分白，梅借雪一縷香，染就一幅幅清美圖軸，懸掛於天地之間。

天地間，美景聯翩。看不盡，春風秋月好花天，嫣紅奼紫，明媚鮮妍。在季節之末，雪壓軸出場，以一片鋪天蓋地的純白素色，裝點江山如此多嬌。

舊時天氣不再來，卻仍是舊日情懷。我愛戀着那時的雪，舞於空中的爛漫，歸於大地的寧靜；懷念着那時的雪，廣袤無邊的晶瑩清冽，綿延千里的壯觀純美。歲月一輪又一輪，紛紛，雪落無聲，記憶永恆。